

“三源合流”作为权威源头与架构（上）

——论“三源合流”与教会合一

周小安 2015年6月

引言：教会合一运动的关键与本文的思路

我对教会合一运动的关注是从2002年开始。那一年，使团年会在北卡葛培理训练中心召开。使团委托我在大会上作了半小时有关教会合一的发言。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关心教会合一运动。根据这些年的观察和思考，我发现教会合一运动有三大关键：1、合一的动机与目的，任何隐藏的议题，掺杂的成分都会阻碍或破坏合一；2、合一的理论或神学基础，任何基础上的狭隘或缺陷，都会造成合一的阻碍；3、合一的方式或策略。本文集中讨论第二个关键。笔者认为，信仰基本立场——权威来源与架构——的不同会阻碍教会的合一。

奥尔森在论到正统基督教内部在权威来源和规范这个基础议题上的分歧时指出：“……只要诚实客观地观察那伟大传统，以及广大普遍被其他基督徒接受为真基督徒的当代基督徒（即使他们在若干基础和信念上犯错），就可知道，分歧的确存在。说到四边形论（笔者注：即‘卫斯理四边形’）的几个来源与规范的权威，各自所占的比重，即使同样敬畏神、相信圣经并爱耶稣的基督徒，也可以有分歧，而且事实是有分歧的。” [1]

下面试举两例来说明：

例1：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对于“圣经与传统”的立场不同。大体而言，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高举传统（包括了圣经、信经与教会正传）作为信仰权威的最高来源与规范（当然是在神之下），而圣经则被视为传统的一部分。奥尔森指出：“据天主教的概念（东正教除了细节也相去不远），神保守基督教（天主教）教会常在真理之内，使传统不可能在根本上犯错。” [2]而与此对照，新教人士明确地将圣经与传统分开，并强调圣经在传统以上，并且持守“唯独圣经”或“圣经至上”。不过他们这样强调也有程度上的差异，如奥尔森所指出的：“其他新教改教者以各自的方式，强调圣经是在其余所有来源与规范之上，有的某种程度上接纳公认传统为一个相对权威，有的倾向不理睬它，除非当援用教父之时能达到护教的目的。” [3]

例 2：基要福音派与敬虔主义和灵恩派对于“圣经与圣灵”的立场不同。论到“圣经与圣灵”，我们首先要区分：圣灵作为“三位一体”中第三位格的教义和圣灵作为其在教会中可被经验的运作（如：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启二、三章），使徒与先知的职事、九样属灵恩赐、与各种灵恩经验等）。对于前者，所有正统基督教都一致接受。所以，论到“圣经与圣灵”的立场不同，主要是指后者而言。基要福音派中，除了承认圣灵对于个人的一些工作，就如重生、内住、光照或“内在的印证”，甚至一些个别的神迹之外，许多人都完全把圣灵在教会中可被经验的运作略去，不以它作为基督教信仰的来源与规范，更有极端的人甚至否认它在圣经完成以后继续存在的事实和价值。另一方面，17 和 18 世纪的敬虔主义者和 20 世纪的五旬宗、灵恩派、和“第三波”，都以自己的方式强调圣灵可被经验的运作对于基督教信仰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缺少了它，基督教就有危险会变成“缺乏能力的”的“头脑宗教”或“没有活力的”的枯骨。

因此，如果教会能够在信仰基本立场——权威来源与架构——达成一致，就能除去拦阻教会合一的一个主要障碍，从而向合一的目标迈进一大步。

本文的题目是：“三源合流”作为权威源头与架构（上）——论“三源合流”与教会合一。本文的主要论点是：作为“权威来源与架构”意义上的“三源合流”为教会合一提供了信仰架构基础，从而除去了拦阻教会合一的一个主要障碍。讨论分为三节：第一节说明“三源合流”的缘起及其三重涵义，其中第三重涵义，正是作为“权威来源与架构”的“三源合流”，将为教会合一提供权威源头与架构的基础。余下两节分别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论证第三重涵义的“三源合流”：第二节讨论圣经本身的权威来源与架构，并且表明它与第三重涵义的“三源合流”完全一致。第三节讨论“三源合流”与圣经诠释学架构之间的对应关系。

一、“三源合流”的缘起及其三重涵义

（一）“三源合流”的缘起

圣经、圣灵、圣徒的“三源合流”首先是由祝健牧师几年前所提出，并由北美教会大陆事工使团（华人牧者团契的前身）一致认同和提倡的一个理念。2014 年初，在加拿大 BC 省温哥华“佳恩之家”的使团理事退休会上，徐志秋牧师报告了他刚完成的有关“圣传”

的文章，立刻得到北美大陆事工使团的一致认同和接纳，并用以取代原来“三源合流”中的“圣徒”，使“三源合流”的“三源”成为“圣经、圣灵、圣传”。

2014年8月，北美教会大陆事工使团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华人教会，举行了“灵性、悟性、品性的华人信仰论坛”。会上祝健牧师正式提交和分享了“国度连接的教会牧养与建造”发言稿，其中特别分享了圣经、圣灵、圣传的“三源合流”理念。

祝健牧师首先这样界定“圣经、圣灵、圣传”：“简言之也就是说，当今影响全世界教会和影响历世历代教会，以及海外华人和国内教会的三大属灵传统，很多的时候是彼此不兼容的。这三大传统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经、圣灵、圣传的三大属灵源流。”[4]

祝健牧师继续说：“然而，我是这样认识，我也这样相信，即圣经、圣灵、和圣传这三大属灵的传统和源流，都是主耶稣亲自起的头，都是从主的宝座上流出来的活水。主耶稣是他们每一个属灵传统的主，是他们传统的起头，也给了他们各自的追求路线有使命和托付。因此才会有这三大传统所带出来的不同的教会历史和信徒群体。”[5]

论坛之后，使团立刻接到王志勇牧师的回应：“圣经、圣灵、圣徒与圣传——写给2014年华人知识分子信仰论坛参与者的一封信”。王牧师在信中说：“大陆事工使者团所提倡的‘三源合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圣经、圣灵与圣徒这三大侧重和连结，再加上志秋牧师所强调的‘圣传’，为国度事工的连结提供了最基本的框架和模式。”[6]

以上就是圣经、圣灵、圣传的“三源合流”的缘起。下面我们继续说明“三源合流”的三重涵义。

（二）“三源合流”的三重涵义

按我们所理解的，圣经、圣灵、圣传的“三源合流”的前身是：圣经、圣灵、圣徒的“三源合流”，其涵义着重于教会合一。这重涵义可以称为“教会合一”涵义，它强调注重圣经的基要福音派教会传统，注重圣灵的灵恩派（包括五旬宗、葡萄园等）教会传统，和注重圣洁生命和内在生活的圣徒教会传统之间的合一。这是“三源合流”的第一重涵义。

然而，自从徐志秋牧师提出“圣传”，且被使团吸纳进新版的“三源合流”之中以后，“三源合流”的涵义就已经发生了改变，或至少加进了新的涵义层面。这新的涵义层

面是什么呢？按王志勇牧师的理，它是一种“模式”，因为它“为国度事工的连结提供了最基本的框架和模式”。这是“三源合流”的第二重涵义。

我个人认为，圣经、圣灵、圣传的“三源合流”不只是“为国度事工的连结提供了最基本的框架和模式”，它更是我们信仰和生活的一种权威架构（pattern of authority），也就是与“唯独圣经”和“卫斯理四边形”（即：圣经、传统、理性、经验）类似的权威架构。这种权威架构不仅为国度事工的连结，也为我们的神学教义，和实际生活提供了“最基本的框架和模式”。这重涵义可以称为“权威来源与架构”涵义。这是“三源合流”的第三重涵义。

本文的余下部分主要从圣经文本和圣经诠释学这两个角度来论证或辩护“三源合流”第三重涵义的合法性。

二、圣经本身的权威来源与架构

（一）基于两段关键经文的论证

让我们先来看两段关键经文：

启二十二 16-19：“‘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新妇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

弗四 3-6：“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我们首先来看，这两段经文（分别简称“启”和“弗”）之间有五个对应关系：1、“启”中的“我耶稣”和“我”对应“弗”中的“一主”；2、“启”中的“圣灵”对应“弗”中“一个圣灵”；3、“启”中的“神”对应“弗”中的“一神，就是众人的父”；4、“启”中的“新妇”和“众教会”对应“弗”中的“一个身体”；5、“启”中的“书

上预言”和“书上所写”对应“弗”中“一个指望”、“一信”、和“一洗”。可见，“弗”中的七个“一”与“启”中的五个要素完全对应。

第二，我们看到，上述两段经文中，“启”告诉我们信仰权威的来源和架构，“弗”则告诉我们教会合一的根基。我们看到，这两者之间是完全一致的。在这里，我只是简单定义：1、用“圣灵”来代表“三位一体”真神，而这在教会时代或恩典时代是合适的；2、用“圣徒”代表教会或“新妇”。所以，信仰权威就可以归结为三个源头：圣灵、圣徒、圣经，这三个源头都合为一。而这就是最高层面上的“三源合流”，它为我们提供了教会合一的基础。

（二）圣经本身的权威来源

新约圣经本身使用和诉诸的权威来源有多个，大体上可分为三类：

1、神的儿子耶稣（来一章）、神的灵（约十 14-15；十四 16-17；十六 13-15；约壹二 20、27）；

2、希伯来圣经（即旧约）（提后三 15-16）、使徒所传的福音（罗一 16-17）、使徒的书信（彼后三 15-16；犹 3）；

3、教会（提前三 15 下；约壹四 6；太十六 18-19；）。

以上三类信仰权威来源中，前两类是大家熟悉和公认的，第三类却不那么熟悉和被公认。所以，值得强调一下。

提前三 15 下：“……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约壹四 6：“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

太十六 18-19：“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盘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以上三处经文都强调教会的权柄，除了对第三处经文有争议外，其他经文都是很清楚的。

以上这些信仰的权威来源（结合上一小节中的两段关键经文）可以分为三类：1、信仰内容：希伯来圣经，使徒所传的福音，使徒的书信；2、信仰群体与传统：教会及其教训传统；3、崇拜对象：神、神的儿子耶稣，神的灵。

结合以上讨论，不难发现圣经本身的权威来源有三个：1、圣经（包括：希伯来圣经，使徒所传的福音，使徒的书信等）；2、圣传（包括：教会、教训传统和礼仪传统（一个身体、一信、一个指望、一洗等））；3、圣父，圣子，圣灵。

若用圣灵作为三位一体真神的代表，这在教会时代或恩典时代是适合的，则我们看到，圣经本身的权威来源有三个：圣经、圣传、圣灵，这三源又合为一，与上述第三重涵义的“三源合流”完全一致。

三、“天国语言的类比”与“圣经诠释学综合性架构”

上面第二节我们根据圣经本身论证了信仰权威的来源与第三重涵义的“三源合流”完全一致，但我们还没有深入讨论权威架构的方面。在这一节，我们将根据圣经诠释学架构与天国语言的类比来讨论这个方面。不过，我们面临的现状是，教会和基督教学术界至今在圣经诠释学上仍没有统一的理论，但彼此竞争的主要学派有三大类：1、以经文/作者为中心的诠释学[7]，2、以教会/读者为中心的诠释学[8]，3、以圣灵/启示为中心的诠释学（神学诠释学）[9]。

笔者推测，圣经诠释学领域存在的分歧状态正是基督教在信仰权威来源与架构上分歧的反映。笔者认为，要建立一个全教会统一的圣经诠释理论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极为困难的。但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圣经诠释学架构却没有那么困难。我们在此提出一个这样的构想，并称之为“圣经诠释学综合性架构”。我们采用类比的方法，可以称之为“天国语言的类比”，其中包括了四组类比关系。

（一）第一组类比关系

让我们借助一个当今颇有影响的语言结构理论，这个理论特别注重孩童的发展。实际上，该语言结构理论的证据，大半取自孩童的语言模式。它主张，一个孩子的学习，是基于天生所赋予的语言能力，使他能在学习机会很不充分的情况下，会以创造性的方式运用语言。这个理论视语言为“能力”（competence）和“表现”（performance）（参：内

因与外因)两方面的结合。“能力”是指人的心智中有一套语言范畴，（就像电脑里的语言程序）使得话语所用的无穷语言组合成为可能。一个孩子可能很快学到如何用复杂的句子讲话，而这不只是环境造成的，更是由于内在有获致语言的能力，这是心智中与生俱来的能力。另一方面，“表现”则指实际语言模式的发展。当然，这是受到周围语言环境、文化特质，和语言习惯的影响。根据这个语言理论，我们可以说，任何一个活的语言中包括了三要素：1、某种语言（包括词汇、语法等），2、语言能力，和3、语言环境。

在某种意义上，圣经很像一种特殊的语言。[10]虽然圣经可以翻译成各种不同的文字语言，但是它仍然不失为一种独特的语言。这种独特的语言可以称为天国语言。而教会群体（无论什么宗派，只要它是以圣经为信仰根基）就是天国的子民，教会及其传统就构成了天国语言的母语环境。与人天生就有语言能力相似，每个信徒都有籍着圣经与神沟通的能力。不过，他们学习和使用天国语言的能力却不是天生的，而是由重生和圣灵而来的。归根到底，圣灵才是天国语言的能力。于是，我们发现天国的语言中也包括了三要素：1、圣经（天国语言），2、圣传（天国母语环境），3、圣灵（天国语言能力）。

由此，我们发现天国语言的类比中**第一组类比关系**（符号《——》表示类比）：

- 1、某种语言《——》天国语言（圣经）；
- 2、语言环境《——》天国母语环境（圣传）；
- 3、语言能力《——》天国语言能力（圣灵）。

（二）第二组类比关系

借用约翰壹书中有关“小子”、“少年人”、和“父老”等称呼，我们将天国语言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1、天国孩童学母语；2、天国少年人学母语；3、天国父老活用母语。虽然每个层面都包括了天国语言的三要素，但只有一个要素是最突出的。例如，在第一个层面（天国孩童学母语），最突出的要素是：天国母语环境；在第二个层面（天国少年人学母语），最突出的要素是：天国语言；在第三个层面，最突出的要素是：天国语言能力。

我们发现，天国语言的三个不同层面与天国语言的三个要素之间存在着一组对应关系，即**第二组类比关系**：

- 1、天国孩童学母语《一一》天国母语环境（圣传）；
- 2、天国少年人学母语《一一》天国语言（圣经）；
- 3、天国父老活用母语《一一》天国语言能力（圣灵）。

（三）第三组类比关系

我们再提出一个圣经诠释学综合性架构，它包括了三个向度：1、普及性向度，2、学术性向度，3、活用性向度。其中：

- 1、普及性向度包括：（1）读者的前理解；（2）读者的语境；

这个向度正是以读者/教会为中心的诠释学所强调的，其中，读者的前理解，所对应的是教义圣传；而读者的语境，所对应的是圣徒圣传。

- 2、学术性向度包括：（1）释经的科学性；（2）释经的艺术性；

这个向度正是以作者/文本为中心的诠释学所强调的。

- 3、活用性向度包括：（1）先知性视象或洞见；（2）见证与启示的诠释循环。

这个向度正是以圣灵/启示为中心的诠释学（神学诠释学）所强调的。

我们发现，圣经诠释学综合性架构中的三个向度与当今三种彼此竞争的圣经诠释学理论之间存在着一组对应关系，即**第三组类比关系**：

- 1、普及性向度《一一》以读者/教会为中心的诠释学；
- 2、学术性向度《一一》以作者/经文为中心的诠释学；
- 3、活用性向度《一一》以圣灵/启示为中心的诠释学。

（四）第四组类比关系

我们不难发现天国语言的三个层次与圣经诠释学综合性架构中的三个向度之间存在着一组对应或类比关系，即**第四组类比关系**：

- 1、天国孩童学母语《一一》普及性向度；
- 2、天国少年人学母语《一一》学术性向度；

3、天国父老活用母语《一一》活用性向度。

结合上述第二组、第三和第四组类比关系，我们得到如下圣经诠释学综合性架构与圣经、圣传、圣灵之间的**类比关系**：

- 1、圣传《一一》普及性向度《一一》以读者/教会为中心的诠释学；
- 2、圣经《一一》学术性向度《一一》以作者/经文为中心的诠释学；
- 3、圣灵《一一》活用性向度《一一》以圣灵/启示为中心的诠释学。

到此我们便得出结论：圣经诠释学综合性架构与“权威源头与架构”涵义的“三源合流”之间有同构关系。

注释

[1] 奥尔森著，李金好译，《统一与多元的基督教信仰》，基道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版，页50。

[2] 同上，页51。

[3] 同上，页52。

[4] 祝健著，“国度连接与未来中国教会的三件大事”，华人牧者团契，2014年版，页28。又载：《灵性、品性、悟性》2014 第一届论坛，华人牧者团契，2014年，页200-219。

[5] 同上，页29。

[6] 同上，页52-53。

[7] W.W. 克莱恩 C.L. 布鲁姆伯格 R.L. 哈伯德合著，尹妙珍等译，《基督教释经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格兰·奥斯邦著，刘良淑译，《基督教释经学手册——释经学螺旋的原理与应用》，1999年。

[8] 曹伟彤著，《叙事与伦理——后自由叙事神学赏析》，香港浸信会神学院，2005年；麦干顿著，陈永财译，《麦干顿系统神学》（卷一）：《伦理学》，浸信会出版社（国际）

有限公司，2012年；让·格朗丹著，何卫平译，《哲学诠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页59-60。

[9] 欧力仁著，《信仰的类比——巴特神学与诠释学中的修正与颠覆》，文字事务出版社，2004。参：何善斌，“如何解释圣经？后现代诠释学的启迪”，载：关启文、张国栋编，《后现代文化与基督教》，学生福音团契出版社，2002年，页259-266。

[10] 关于语言类比，参见：周小安，“论教会转型”，载：《灵性、品性、悟性》2014第一届论坛，华人牧者团契，2014年，页265-277。

